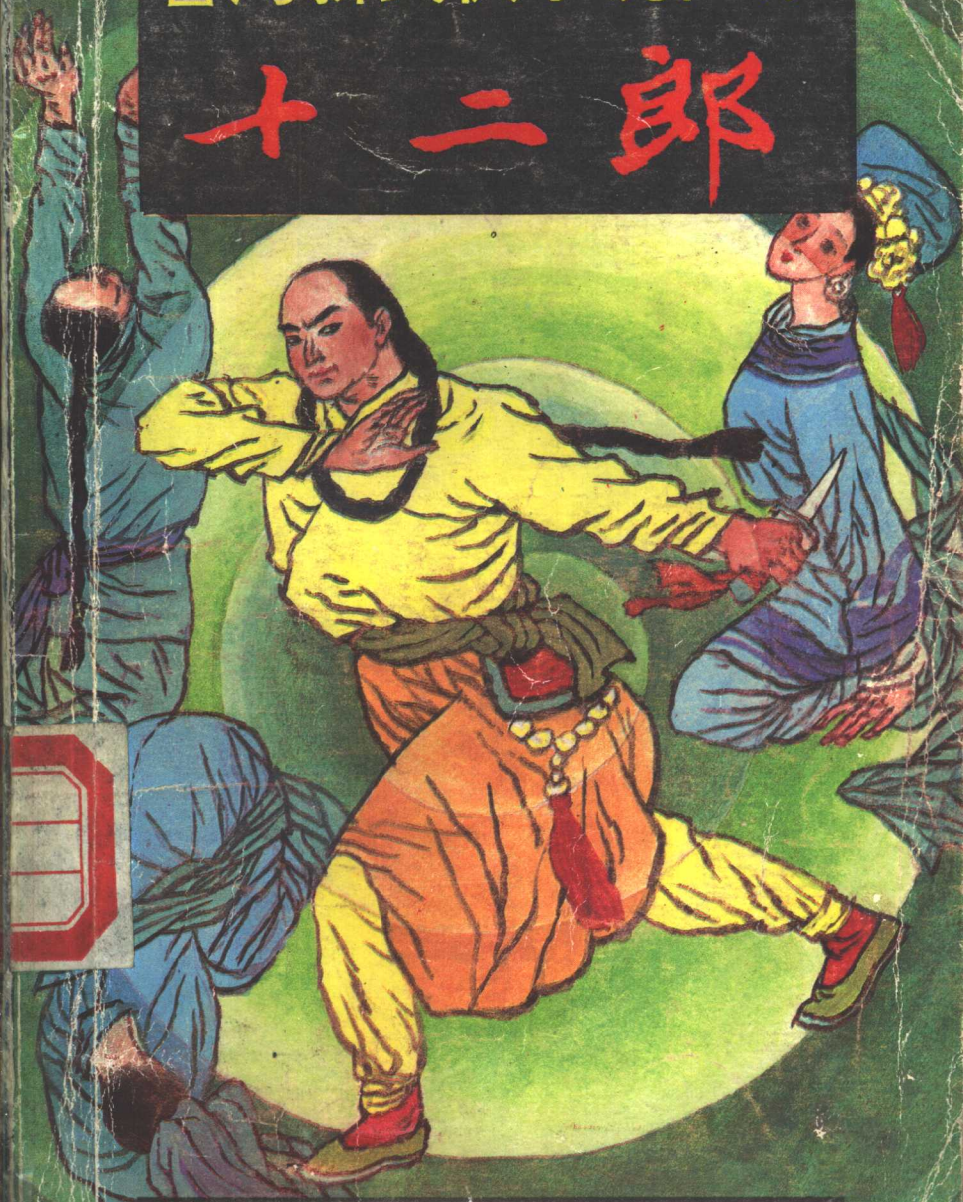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新武侠小说佳作

十二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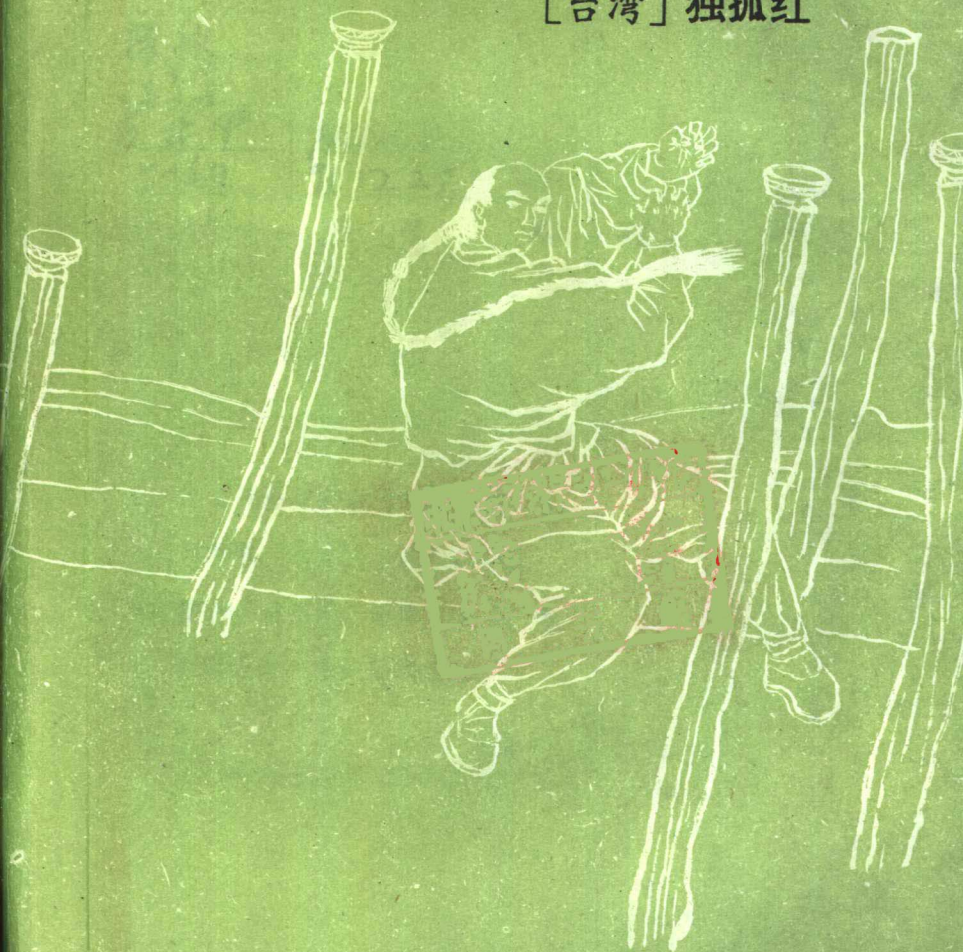


[台湾] 独孤红

漓江出版社

十二郎

[台湾] 独孤红



十二郎
[台湾] 独孤红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6.25 插页 6 字数 558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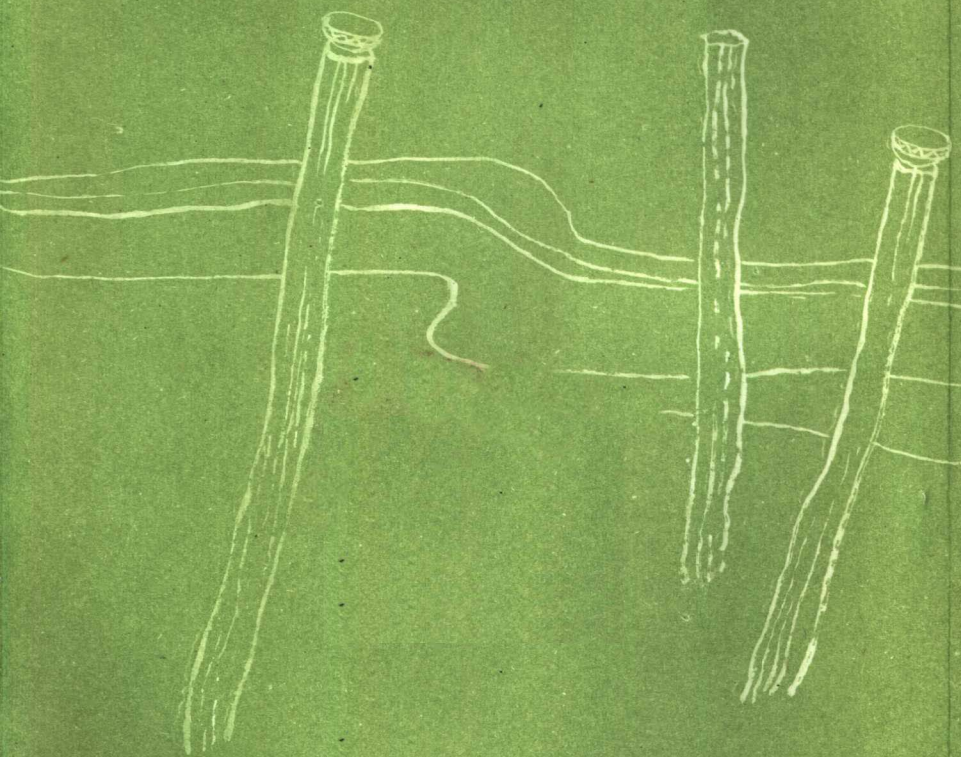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30,000册

ISBN 7-5407-0527-8/I·428

定价: 11.20 元 (上、中、下册)

台湾新武侠小说佳作

漓江出版社



目 录

◁ 上 册 ▷

第 一 章	雕玉观音的人.....	(1)
第 二 章	雷家堡.....	(32)
第 三 章	放长线.....	(53)
第 四 章	鲍家获庇.....	(68)
第 五 章	抱犊寨下.....	(91)
第 六 章	劫镖.....	(119)
第 七 章	仗义援手.....	(165)
第 八 章	八方镖局.....	(188)
第 九 章	绝招.....	(210)
第 十 章	天桥七怪.....	(227)
第 十 一 章	尔虞我诈.....	(265)

◁ 中 册 ▷

第十二章	奇变·····	(295)
第十三章	意外收获·····	(339)
第十四章	出困·····	(398)
第十五章	逃亡·····	(432)
第十六章	关外客·····	(474)
第十七章	殉情·····	(523)

◁ 下 册 ▷

第十八章	奸梟末路·····	(579)
第十九章	逆子慈母·····	(620)
第二十章	执迷不悟·····	(646)
第二十一章	三才教·····	(700)
第二十二章	探虎穴·····	(754)
第二十三章	入伏·····	(784)

第一章 雕玉观音的人

雪，已经化了，满地泥泞。

怎么不？这条路上打日出到日落就不知道要走过多少人、多少车辆、多少牲口。

究竟有多少，没人数过，谁吃了饭闲着没事儿坐在道旁数这个去，反正，脚印一双双，车轮印儿一条条，脚印一个个，印在地上一遍又一遍，满地泥泞，泥星又溅得老远，连远远路边那光秃秃的老树干上都是。

雪是化了，风还挺大，似利刃儿般，刮着，刮进人脖子里使人浑身打哆嗦，刮在脸上几乎把人的脸割裂，北方人都知道，也都领略过。

这条路，本是条黄土路，在别个季节里，地上厚厚的一层，人马过处，车轮碾过，再碰上一阵阵风，黄尘满天，老半天瞧不见人影。

这条路，笔直的一条，东望望没头儿，西望望也没头儿，这么长的一条路，一天不知有多少人打这条路过，要是没个歇脚地儿哪还行？

有这么个人，他为别人想，也为自己打算，就在这路道旁两棵柏树下筑了那么一大间茅草房，卖吃卖喝，还让人坐

着歇脚，门口一块招牌挂得老高：十里铺。

在这个季节里的这一天，看看天色快晌午了，天还是阴沉沉、黑压压的一片，没边儿，头顶上跟扣了个大锅似的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十里铺的门口那块土墙上，半坐半倚的靠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小伙子，小伙子也不算小了，看年纪也该二十出头了。个子长得挺好，人长得更不赖，长长的眉，斜飞几乎入了鬓，那双眼睛挺大，也挺有精神，黑的乌黑，白的雪白，还透亮儿，也带着机灵。

那鼻子，挺直，高高的，那张嘴，嘴角微微向上翘着点儿，带着几分俏皮，就这么个人，这么个小伙子。

要说他是靠在那儿晒日头，那是老叫驴跟在马屁股后头，不对劲儿，这种天儿哪还有日头儿，只有那刀儿一般的寒风，要说他是等在那儿逢人去伸手乞讨，那是更冤枉，小伙子他哪里像个要饭的叫化子，你瞧。

上身一件皮袄，下身一条皮裤，旧是旧了点儿，可是皮裤没补钉，浑身上下没一点脏。皮袄领口敞开着，两个扣子没扣，里头的毛往外翻着，腰里系一条宽皮带，脚下一双旧皮靴，头上一顶皮帽，仿佛往上掀着，衬得小伙子有一股让人说不出的劲儿，就凭这，这会是要饭的叫化子，谁又敢相信。

那么，他靠在那儿干什么？

瞧吧，绝了，没这种买卖，没这种生意。

他右手是一柄小刀，刀口儿挺薄，通体雪亮，看上去挺快，左手握着一块白白的，石头似的东西，那一块，下半块还是有角有棱儿的，上半块却已成了人像，一个女人的半身

像，想必，他还要往下刻，还没刻好。

不是么，他正在一刀一刀的刻，一刀下去，那一块跟豆腐似的，应刀掉下一片、一块，他毫不费劲，虽信手挥刀，可是刻出来的像却栩栩如生，好手艺，较诸当代的几位名匠毫不逊色。

大冷天里靠在十里铺门口刻这玩意儿，已经够瞧的了，再瞧。

蓦地，这条路的西头儿，出现了两条黑影，来势甚快，那是两人两骑。

小伙子的刀加快了，一刀刀快得令人目不暇接。

真的，是两人两骑，忽然间来近，看得更清楚，两匹俱是一般的黑马，高头神骏，行家一看就知道是异种，准定是关外来的，再看那配备，不须行家，任何人一看也知道这名贵异常。鞍上，是两个高大魁伟大汉，都是一脸的落腮胡，精神十足，威态逼人，两人的右腿边儿上还挂着一具革囊。

这两个大汉打扮装束跟小伙子差不多，可是人家那身行头可比小伙子的高明，帽是獭皮，皮袄硬是黑貂，就论这身行头，怕不值个千儿八百两的，小伙子跟人家一比，可就寒伦多了。

两匹黑马来近，人立，马嘶，打旋儿，一起钉住，好俊的骑术。

两个大汉下马，把马在门前拴马场上拴好，解下鞍边革囊，并肩大步，往十里铺走来，人到门口，小伙子最后一刀恰好刻完。

栩栩如生的一尊观音像，雪白的一尊，连一点瑕疵都没有，任何人一见都会爱不释手。

小伙子伸胳膊，出刀，刀口向外，正迎着两个大汉的四条腿，两个大汉脸色一变，倏然收腿停步，浓眉一掀，还没有说话，小伙子笑了，一咧嘴，好白的一口牙，先开了口：

“二位，留一步，随便赏几个，好让我买几个包子买碗酒。”

左手一抬，递过了那尊观音像。

敢情，他要卖，而且是随刻随卖。

两个大汉脸色恢复了正常，左边那大汉目光一凝，开了口，好宏亮的嗓门儿，能震得人耳鼓作响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小伙子一欠身站了起来，个头儿可不比那两个矮，顾长的身材，挺得直，怕找不出几个来：“二位，大冷天里回家，不捎点儿稀奇东西回去，捎什么好？没有比这个好的，二位应该是识货的行家，请瞧瞧，上好的和阗玉，连一点瑕疵都没有，这尊观音像搁在别处，少说也值几百两，我请二位随便赏。……”

右边大汉抬起毛茸茸的大手，劈手一把夺过了那尊观音像，凝目一看，讶然的说道：“不差，确是上好的和阗玉，你……”

小伙子一咧嘴，微微笑道：“别的没有，和阗玉我多得，二位请看……”

他回手往身后指了指，身后头，土墙根儿有一个布袋，布袋里鼓鼓的，有角有棱儿的，敢情一布袋玉石。

两个大汉本能的一怔，小伙子接着又说了话：“二位要是嫌一尊不够，我可以马上再雕，要几尊有几尊，二位不妨进去坐坐，一壶酒的工夫。”

两个大汉对他快速的手艺似乎没多大兴趣，右边大汉凝目道：“你哪里来这么多和阗玉？”

小伙子道：“这没什么稀奇，我们那儿要多少有多少。”

右边大汉说道：“这口袋全是和阗玉？”

小伙子道：“是的，二位。”

右边大汉自左边大汉手里抢过那尊玉观音看了看之后，凝目问道：“你说这值——”

小伙子截口说道：“这尊观音像要是搁在别处，少说值几百两，我做的是过路生意，这在我眼里也不算什么了，二位随便给。”

右边大汉一点头，道：“那好，这一尊我先拿了，仍照这一尊再雕一尊，待会儿我俩走的时候再拿，银子一块儿给。”

小伙子乐了，道：“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！”

左边大汉一皱浓眉道：“大哥，你要这捞什子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右边大汉接着道：“问得好，把这两尊观音像带回堡里，往上一献，还怕爷不高兴么？我包他会爱不释手。”

左边大汉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听你的了。”

迈步掀棉布帘进了十里铺。

右边大汉望着小伙子道：“要快，待会儿我们来拿了就走。”

小伙子道：“你放心，莫说是一尊，二位就是要十尊我也赶得出来，二位尽管进去歇脚取暖去，要是耽误了二位的事，我那尊观音像分文不要，奉送就是。”

右边大汉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好。”

掀起棉布帘进了十里铺。

小伙子笑了，生意做成了，馍、酒有了着落了，哪能不笑，他矮身靠在墙边儿，从身后布袋里掏出一块玉石又开始

雕上了。

当一尊观音像雕了一半的时候，从十里铺前这条路的东头，驰来一辆单套高篷马车，车前两匹马，雪白，马上两个白净脸中年汉子，穿的都是雪白的狐裘，气概、阔绰，不亚于刚才那两个大汉，所不同的是刚才那两个大汉粗犷豪迈，带点很浓的江湖通俗气息，这两匹白马上两位，则不知来自哪个大户人家，文文静静的，可是这份文静之中，含有一种超人，且如岳峙一般的镇定。

两匹白马配银镫银鞍，鞍边挂着一个细巧的革囊。

两人两骑后的那辆单套高篷马车，车把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，一张鸡皮老脸，眉毛胡子都白了，头上扣顶三块瓦看不见头发。相信头发也是白的。

两匹马前导，马车在后头紧跟着，当车马经过十里铺门口的时候，老车把式突然控缰停了下来，把鞭往车旁一插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酒没了，馋得喉咙冒火，我去打一葫芦酒去，路上好喝喝，要不然我挨不过一里路了。”

说着往身后一摸，提起一个大红葫芦来，就要下地。

这时候，车篷里传出了清朗话声：“敖老，外边儿有歇脚的地儿么？”

老车把式扭头望向车篷，道：“怎么？您醒了，已到十里铺了。”

车篷里那清朗声道：“那索性把车往边儿上靠靠，我也下车歇歇去。”

老车把式应了一声道：“您下车吧，可别坐久了，咱们还得赶路，这种天儿路不好走，平常日子一口气数十里，如今只能走七里路就算不错了。”

说着，他把葫芦往座位上一放，顺手掀开了车篷。

车篷掀处，从车里钻出个人来，这个人一出来，阴沉黑暗的天为之一亮。

那是位年轻人，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，一身雪白的狐裘，白里透红的一张脸，弯弯的两道眉，一双凤眼，白的白，黑的黑，水汪汪的，比那雕观音像的小伙子那双眼还分明。

那鼻子，小巧而玲珑，那张嘴，鲜红鲜红的，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，脸蛋儿嫩得能拧出水来。

这一位公子哥儿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来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身材略嫌矮小了一些。

俊公子哥儿刚下了车，一双干净的皮靴沾上了泥，他皱了皱眉道：“这种天儿，真讨厌。”

东看看，西看看，想找块好地儿下脚，可是哪有好地儿呢。

俊公子哥儿一下车，两匹白马上那两个中年白裘汉子也下了马，顺手解下那个细长的革囊走过来。

车辕上那老车把式一扬手中红葫芦，开了口：“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待在外头看车看马，你两个待会儿给我带一葫芦酒出来就行了。”说完一顿又说道：“接住了！”

手一松，葫芦脱手飞了出来。

左边那中年白裘汉子扬手接住红葫芦。

俊美公子哥儿在前，两个中年白裘汉子提着革囊在后头，好不容易的挨到十里铺门口。

刚要走进去，那位俊公子哥儿却又停了步，凝目，他望着小伙子手里那尊刚雕好的观音像道：“好手艺！”

小伙子抬眼咧嘴一笑：“您夸奖。”

俊公子哥儿跟着又是一句：“怕是和阆玉……”

小伙子道：“您是位识货的行家。”

俊公子哥儿指了指那尊观音像，那只手白皙修长，手指头根根似玉，比那块和玉毫不逊色。

“你这是——”

小伙子道：“随雕随卖，换几个钱买酒喝。”

俊公子哥儿一怔：“换几个钱买酒？像这种玉观音卖多少钱一尊？”

小伙子道：“那位要是看中了，随便给都行。”

俊公子哥儿叫道：“随便给，阁下，要知道这是和阆玉……”

小伙子含笑说道：“谢谢您，我知道，我是和阆来的。”

俊公子哥儿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是一尊玉观音，价值连城……”

小伙子笑着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这种玉石是一种名贵的东西，雕刻亦是一种不俗的手艺，一尊玉观音只适于名士淑媛，我若是要价，那是俗，您说是不是。”

俊公子哥儿怔了一怔，一双凤眼睁得老大凝望着小伙子，一会儿才道：“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阁下这种雅人，我不敢说买，我拿样东西换你这尊玉观音，行么？”

小伙子一抬头道：“抱歉！”

“怎么？”俊公子哥儿忙道：“你非卖不可？”

小伙子摇头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只是这尊玉观音别人订了，买主正在里头歇脚取暖，出来就要拿走，我这儿正赶哪。”

“啊，”俊公子哥儿那白里透红的脸泛起了失望神色，

但旋即他两眼一睁，又道：“那……你还有没有，能不能再给我雕一尊，我能等，等多久都行。”

“那行，”小伙子含笑点了头：“我再给您雕一尊，只是，怕您得多等会儿。”

刚才还讲快速，怎么如今碰上这位俊公子哥儿，却要人多等会儿？

俊公子哥儿精神一振，好不高兴，忙道：“行，行，我刚说过，等多久都行。”

小伙子含笑摆摆手，道：“那您请吧，雕好了我会给您送进去。”

俊公子哥儿迈步要进十里铺，可是突然他又停了下来，望着小伙子眨眨眼道：“进去雕不好么？我请你喝一杯，一边儿喝一边儿雕。”

小伙子摇头说道：“谢谢您，这种手艺不能分心，刀刀都要恰到好处，毫厘之差那就不算上品，也白糟塌一块美玉。”

俊公子哥儿点头说道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，那么我就不敢勉强你了，可千万好好给我雕一尊，我不会少给你的。”

小伙子笑笑说道：“我只求一顿饭，多了我也未必要。”

俊公子哥儿一怔，深深的看了小伙子一眼，没再说话，带着那两个中年白裘汉子掀帘走进了十里铺。

小伙子又笑了，矮着身子靠到了土墙根儿。

没多久十里铺棉布帘掀动。从里头一连走出好几个人，瞧这些人的神色，个个带着仓皇，就在这时，小伙子站起了身子，一手拿着那尊雕好了的观音像，一手提着那布口袋。迈步也进了十里铺。

如今的十里铺里只有两张桌子坐着人，那是把门的一

张，跟靠里的一张。

靠里的一张桌子上，坐着俊美公子哥儿，也许是十里铺里头比外头暖和，再不就是因为酒意，俊公子哥儿本来白里透红的那张脸，如今更红了，像搽了胭脂似的。

把门那张桌上，坐着那两个魁伟的大汉，两具革囊放在桌子上，两对锐利的眼神，直瞪着靠里的那张桌。

那两个穿白裘的中年汉子则站在俊公子哥儿身后，手里仍提着那细长的革囊。

不知是怎么回事儿，十里铺里的气氛扯得很紧，隐隐的令人有股透不过气来的感觉。

可不是么，瞧，那掌柜的跟两个伙计站在柜台边儿上，脸儿像纸一般白，浑身在打哆嗦。

小伙子似乎没发觉到不对，他似乎也没看到，一进十里铺便低着头到了两个大汉的桌子前：“二位，这一尊玉观音雕好了。”

两个大汉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右边那大汉道：“放在桌上，站远些！”

小伙子一听怔了一怔，可是他没多说话，依言把那尊玉观音放在了桌上，他迟疑了一下，陪笑着又说道：“二位的赏钱……”

右边大汉砰然一声拍了拍桌子。转过头来一瞪眼。喝道：“聋了么，给我站远点儿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小伙子又一怔，没敢再多问，答应着向后退去。

这时候那俊公子哥儿开了口。“阁下，请到这边儿来坐，别让疯狗咬了你。”

小伙子似乎没听懂，眨动了一下两眼，道：“疯狗，哪儿

来的疯狗？”

嘴里说着，眼还一直在满地寻找，最后，他那双目光落射在两个大汉身上，若有所悟，轻轻的哦了一声。

这一声哦却出了祸事，右边大汉浓眉一轩，怒声骂道：“妈格巴子。”

一按桌子就要往起站，左边大汉伸手拦住了他，冷冷说道：“老二，你好心情。”

右边大汉冷哼一声，没动，尽管他没动，小伙子可寒了心，敬鬼神而远之，退得远远的，到一张桌前坐了下去，手往下探，摸着摸着从布口袋里摸出一块玉石，竟然坐在那儿又雕了起来，根本不知道眼前有这场暴风雨即将发生。

俊公子哥儿看了他一眼，两道长眉一皱，转眼望向两个大汉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跟你们话在前头，既然是冲着我来，就别跟人过不去。”

左边大汉咧了嘴，笑得狰狞：“这请放心，我兄弟还怕脏了两双手呢。”

俊公子哥儿道：“那就好，你两个是什么意思，明说吧。”

左边大汉道：“没什么别的意思，我们少主把雷家堡整个儿修葺一新，只为请您去一趟！”

“那容易！”俊公子哥儿道：“回去告诉你们少主一声，我最近没空！”

左边大汉笑道：“鲍姑娘，以您的身份，不该说这话。”

鲍姑娘！敢情是位姑娘，俊公子哥儿脸一红眼角扫了小伙子一下，小伙子全神贯注在玉石之间，根本就没听见。

俊公子哥儿当即又把目光转向两个大汉，道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